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六十九回 蓮花觀弟兄巧相逢 西風寺尋找擺亭人

上回書說到司馬良遇難蠍子孔，三俠來到耿家莊，立刻請大夫會診。時間不大，請來四位大夫，都是鬚髮斑白的老年人。四位老先生立即取過脈枕，各自細心號脈。哎呀！司馬良已經腫得不像人樣，順著汗毛眼兒往外流黃水，腥臭難聞。怎麼喊，怎麼叫也沒回聲。四位老大夫號完脈，一個勁兒地搖頭。

他們四位咬咬耳朵，低聲商量一下。這才跟耿文說：「耿莊主，這位是誰呀？」

「這是欽差官年羹堯查辦四川的隨行衛員辦差官司馬良。」「噢！這叫蠍子蜇了呀。說真的，比方說什麼疑難雜症，脈象裡顯得出來。他已被蠍子毒遍全體，我們不會治這種病！」人家連車馬錢都沒要就走了。哎呀！海川可抓瞎了。老俠石金聲心裡說：你能耐！你非得要去七星山八寶轉心亭不可！

良兒這孩子要死了，你看怎麼辦好？難道說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嗎！說：「咱們什麼辦法也沒有了。也別說，附近是有一位，他來了可能把孩子治好。但是這個人的脾氣秉性彆扭！」海川忙問：「您說誰？」「太原府正南四十里地有一座大觀，是三清觀，觀號叫玉瓣蓮花觀。玉瓣蓮花觀的觀主姓韓叫韓景和，他也是個綠林人，脈象很好。這不是洪賢弟在這麼，我們哥兒倆跟韓觀長都有個不錯。不過，他這脾氣太古怪。不好請。」海川一笑：「哥哥，他來了能治，那咱們哥兒仨一起去趟！」海川又到司馬良跟前瞧一瞧，心裡頭急啦：孩子一會不如一會兒！南俠司馬空道兄看得起我童林，人家把眼珠子摘下來交給我。比方這孩子真死在此地，那我怎麼對得起我道兄司馬空呀！

老人家這麼大年紀，費了多少心血，肯把倆孩子交給我，我對不起人哪！海川站在牀邊上一動不動。老俠石金聲說：「你甭多想了！快走吧。」心急腳快，老哥兒仨直奔太原府南門，來到玉瓣蓮花觀。

這座觀周圍都是大樹林，樹木蔭蔭，圍著這麼一座觀。前後四層殿有跨院，三座山門關的挺嚴。一桿大竹竿上葫蘆金頂，有一桿杏黃旗，在上頭隨風飄擺：「玉瓣蓮花觀」。老俠石金聲上前去輕輕地拍打角門。就聽裡頭有人道：「無量佛，哪位呀？」「啞啞」一聲響，門分左右，出來一位小老道：「喲！這不是石老伯父、洪老伯父，你們二位這是從哪來呀？」說著，小道行禮，「哎！善哉，善哉！」「小仙長請起！我們哥兒倆有點事，來找韓仙長。不知道韓仙長是不是在觀中？」「他老人家在觀裡呢！」「哦，你給通稟一聲，就說石金聲、洪勛陪著一位成名的年輕兄弟、少年英雄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，前來拜訪。」小老道往裡走。一會，陪著老仙長出來：「無量佛！啊！石老兄，洪老弟還有鎮八方紫面崑崙童俠客，怒過山人未曾遠迎。請罪啊，請罪！無量佛！」海川一看：哎！韓仙長可真有個相啊！大高個細條的身材，身上穿著藍綢子道袍，卡青口條成長絲縑，左搭絲扣，又垂著燈籠穗，銀灰色的中衣，厚底的雲鞋，白襪子過了磕膝蓋兒。往臉上一瞧：頂都謝了，大約有七十多歲，白鬚蒼蒼挽著發簪，楊木道冠，金簪別頂，額下銀鬚，背插拂法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呀！老俠石金聲一躬到地：「韓仙長，久違久違！您身體可好呀？」「老朽托您的福呀！石老哥您幹嘛這麼客氣！」

過來彼此行禮。海川過來一躬到地：「韓仙長，末學後進、小子童林拜見！」

石老俠心說：應當這麼說話。自稱末學後進，這個人家韓仙長聽著痛快點。

只聽韓道長道：「哎！童俠客，久仰閣下的大名已非一日呀！您的大名在我的耳朵裡可灌滿了。總想拜望拜望閣下，可惜無緣相見。今日一陣香風，把閣下吹到草觀，嘿！一見童俠客，真是三生有幸呀！」「韓仙長，您太客氣了！我童林文也不行，武也不行，全仗賓朋捧場。仙長誇我童林，實在不敢當！」「無量佛，童俠客，太客氣了！盛名之下無虛士，請請請！」石老俠總提著心，這提什麼心呀！海川說得挺客氣。你別認為客氣就行，也不行。

你說的話他得中聽，萬一哪句話不順耳，也許就砸鍋。

三人都進屋喝茶哩，石老俠還一直擔著心。韓道長道：「石老哥哥，你們老哥兒倆有什麼公幹？為什麼陪著童俠客來到我的小觀呀！二位有什麼吩咐嗎？」海川一聽，這人多講理呀！說出來多客氣呀！怎麼哥哥說他這個人品秉性古怪呢？石老俠抱拳：

「啊！韓仙長，你我弟兄多年的交情了，現在有點為難事打算請求請求你。這一次，海川賢弟從北京城奉聖命保欽差，查辦四川，開倉放糧，沒想到了太原府丟了金牌，大人不能走了……」剛要往下說，韓景和一橫眼：「啊！老哥哥，咱們弟兄有交情，雖然跟童俠客爺初次相逢，也是慕名的朋友。童俠客奉聖命保欽差，奔四川路過太原府，丟了金牌，那是童俠客的事呀！老哥哥，您這話好像跟我說不著！」海川一聽，毛病來了，你得聽人家說完了呀！石老俠趕緊擺手：「韓仙長！事情並不算完，最後發現金牌落在七星山。」「哦！金牌落在七星山。那你們為何不上七星山找金牌去，跑到我這裡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唉！韓仙長，您聽我把話說完。我們到了七星山，七星山金牌不獻，把它放在七星山八寶轉心亭內。定了日子破了亭他們給金牌，破不了亭金牌就不能要。我們老哥兒仨帶著一個孩子，昨天晚上就去了，沒想到掉進蠍子孔內，成千上萬的蠍子把孩子給蜇了，已經沒有什麼氣了。群醫束手，而老仙長咱們彼此是朋友，精通岐黃。如果能宏施法力，把孩子救好了，不但身受者感激無涯，就是我弟兄也承恩不淺！為此前來懇求仙長撥冗前往，諒您不能推辭吧？」「哈哈！老哥哥，不就是把孩子蜇得全身浮腫嗎？哎呀！再有成千上萬的蠍子蜇了，只要貧道我去，略施手術很快痊癒。這麼點小事，無量佛！何勞石老俠你們弟兄三人的金身大駕，來到我的小觀呀！您不用派人來，您要寫個紙條貼到狗腦門上，這個狗到這裡，唉！貧道我看見紙條准就去了！」童林一聽這個雜毛老道，這無形中罵我們哥兒仨呢。啊！老俠石金聲有涵養，還樂哪！海川心說：哥哥，我辦不了您這樣，都被人罵你腦門上了，您還樂，像話嗎？海川攔住石老俠要說兩句話。老頭心說糟了，這一句罵你的話都吃不住，怎麼請人呢。

童林道：「韓仙長！如果狗到這裡來請您您都去，那麼我們弟兄三人可是人哪！老仙長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佛敬僧。這個孩子是我的徒弟，您怎麼著也應當到耿家莊去一趟。能把我孩子救好了，我童林感恩不盡！」「童俠客，有您這句話，那我就非去不可！您放心吧！我去！」「哦！那我謝謝您了。」

心說：怎麼又順當了。「不過，你們老哥兒仨稍微候一候，我這有點事。我把事一辦完了，咱們幾位就一塊走！」「哦！仙長您到底有什麼事呢？」「哈哈！小事一樁，不多大工夫呀！也用不了多長時間。這樣吧！有個七八年，我這事情就辦完了。」海川一聽，噢！好懸呀！他要笑我弟兄。您七八年的工夫，那算小事呀！七八年我徒弟呢？！「那麼老仙長辦事需要七八年的光景，救人如同救火！我孩子等不了呀！您現在去最好，回來再辦。如果仙長您辦不了，我童林願意大力協助。您看怎麼樣？」「無量佛！童俠客，我這人呢有點脾氣，我告訴您等我個七八年，就必須等我個七八年，不到七八年，儘管我到那兒就好，我也不去。哈！這是我的這麼一點小脾氣！」「哦！韓仙長，您知道我童林也有個小脾氣嗎？」「我沒聽說過！」「哈！韓仙長，我告訴您得了。讓你去你就俯首貼耳乖乖地給我去！你要不去，我姓童的扛你也得把你扛到耿家莊，給我徒弟治病去！這是我的小脾氣。」「您的脾氣就是讓我去我就得去，不去不行？」「對了。」「我的小脾氣就是我要說去就去，我要說不去我就不去！」石金聲一聽，這可針尖對了麥芒了，這怎麼辦？韓道長挺彆扭：「童俠客你放心吧！日從西起，山人也是不去！」「啪」，左手一按茶几，他站起來，就往裡屋走。海川急了，往前一趕步、伸手抓韓景和脖頸。這老仙長一挺前胸，一彎腰，挑簾進了裡屋。可把海川嚇壞了，裡頭站著一個人。

這正是玲瓏島大寨主仇人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。當初，四劍客會戰玲瓏島，於洞海深江擒二寇，司徒朗逃走。就在商家林劫我童林的囚車，險一險他把我殺了，我也差一點把他宰了，我們有互不兩立之勢。那麼今天他還能幫我的忙嗎？他一定要從中作梗，大概我孩子司馬良活不了！那麼，司徒朗怎麼跑到玉瓣蓮花觀來了呢？原來司徒朗商家林劫囚車，被童林戰臥以後，站在桑

林內，二目發直，叫著自己的名字：司徒朗啊！剛才你動手的時候，你要打掉了童林的鉞，你能饒他嗎？你必要置童林於死地。相反的，我可八十多啦，人家才三十多歲的青年人啊！人家怎麼能夠有容人之量，我怎麼就沒有容人之量呢？也難說，人家三十來歲的一個孩子闖蕩江湖，就能落出一個鎮八方紫面崑崙俠來。我闖蕩江湖八十多了，我怎麼外號叫九尾宗彝呀？我怎麼就落了九個尾巴的猴哇。我跟人家差得太多了，我要再跟海川為仇做對，我在人間白活這麼大的歲數。得了！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我痛改前非！這個地方入直隸，到北京還有很長很長的道路哪，萬一有別人跟我的兄弟為仇做對？我後頭跟著吧！

這樣一來，海川保著囚車，老頭司徒朗保著海川了。無非是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海川他們爺兒幾個到了北京，老義士司徒朗也來到北京城。找了個地方住下，沒事的時候，就圍著雍親王府和海川的私邸轉個圈，打聽著海川在家裡都幹什麼。海川在家裡所經的事，老義士爺全知道：怎麼出的前門，怎麼遇見鐵三爺，怎麼遇見金魚衛衛王子誕，怎麼有人領著海川一次溜城牆，二次溜城牆，三次溜城牆，一直到公主墳三月三亮鏢會，掌打燕子坡，海川吐血。哎呀！急得義士爺跺腳，不能看兄弟，不但自己的師父、師叔們全露了面了，而且還有很多的朋友也在這兒露面了。海川吐血，也不知道有好醫生給海川瞧病沒有？我不能去呀！因為我跟海川從心裡頭和了，我知道，海川不知道呀。我要貿然問到海川的府裡，把人家爺幾個嚇壞了。就這樣，老頭每天在海川家周圍轉。聽說海川好了，但是，好了不久，哎呀！我兄弟的漏子來了，奉聖命保欽差查辦四川。劍山蓬萊島來了一些高來高去的人物，把北京城攪得地覆天翻。亮鏢會不但我師叔尚道明、何道源來，我師祖父都露了面，這件事情總算化險為夷。海川保著大人，就憑海川的能為也確實真不錯。可有一樣，能把四川路踩平嗎？能保大人平安無事嗎？這怎麼可能啊？

得了，我也跟著離開北京。年大人轎起程，老義士爺司徒朗在後頭可就跟上了。果然，保定府清苑縣行刺，到太原府丟了金牌，大禍來臨了。大海茫茫的無頭案，就留下這麼幾句詩箋，誰偷的呀？我不管他，我先找個地方住下。然後再說第二步，我得設法幫助我兄弟把金牌找著。可住哪兒啊？哎！

太原府南門外四十里地有一座觀叫玉瓣蓮花觀，觀主叫金針道長韓景和，我跟他認識的年頭可太多了。乾脆，我找他去！老頭司徒朗這才來到玉瓣蓮花觀，而且白天晚上就奔七星山。這些韓景和都知道。成功與不成功，韓景和不敢多問。但是兩人坐下來，不管是茶餘還是酒後，談起話來老頭就說童林好。而今天小道童進來通報，小王家砣的石老俠，彩鳳山祥雲島的洪老俠，還帶著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俠客前來拜望。司徒朗一聽：「哎喲，韓老道哎，我跟我兄弟還沒見過面呢！這怎麼好？」「無量佛！在這兒見面不好嗎？」

「在這兒見面好是好，沒有人能給我通容。見面能嚇我兄弟一跳，還認為我還跟他為仇做對呢！什麼，我躲躲吧！」一挑簾，老頭子跑裡頭去了。韓道爺說：「你這老頭子，跑裡邊藏起來。我非叫你們兩個見面不成！」這樣才出去把三俠迎接到鶴軒。

海川趕緊往後一撤步：「哥哥，小弟童林大禮參拜！」趴在到地上就磕頭。嗨！韓景和點了點頭：老頭子，這些日子你老跟我說海川這麼好，海川那麼好。我到底看看海川見到你以後是什麼意思？還是記恨前嫌有戒心，當場亮傢伙就得跟你打起來。還是恭而敬之，禮而賓之，不管咱倆有多深多大的仇，你也是我哥哥，該磕頭我得磕頭。嗨！這青年還真磕了頭。罷了啊！

怨不得你小小年紀，身為俠客。仔細看海川，滿面春風。從外表上瞧，海川確實沒有什麼出手的。但是，待人接物，韓仙長可瞧出來了，稱個俠客。而且二目光華亂轉，確實是兩盞明燈。他深通古今，博學多聞，將來在武林中出人頭地，不可限量！海川一磕頭，司徒朗不好意思了：「兄弟，別磕了，哥哥可不跟你為仇做對啦！哥哥我八十多歲，以前辦的事，沒有一樣是東西的事！我太不是東西了！」韓景和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！」司徒朗明白，他這聲佛號對自己的話很有諷刺性。他衝韓仙長一瞪眼：「你再念佛？你再念我宰你！」嗨！他跟韓景和急了。搶步進身，跪倒了磕頭，馬上一邊行禮，一邊懺悔。這海川怎麼敢當呢！攙扶著老哥哥起來。海川納悶：這個人能學好嗎？我師伯莊道勤都管不了他，叫我給治好啦。見著我怎麼這麼親呢？年過知非，到底是八十歲的老人了，海川感激得心裡怪難過的：「哥哥，我童林對不起哥哥，我給您磕頭了。我聽說兩個孩子韓寶、吳志廣已經從南衙越獄了，看來兩個孩子活了。哥哥您就放心吧！」「兄弟，他們兩個陷害你，應該領國法受王章，越獄就等於罪上加罪。哥哥我不袒護他們！兄弟，今後你就是我的親兄弟！你我弟兄生死相共，同舟風雨。韓老道哎，你別瞧我司徒朗，你看我兄弟待我姓司徒的怎麼樣？」「無量佛！老哥哥我就瞧這一下。罷了！倒不是您這人的人頭怎麼好，實際上是人家童俠客爺知禮。」「不管怎麼說，也是我兄弟，他好就是我好！」

石、洪二老也進來了。海川說：「這麼辦吧，哥哥，我給您介紹，您還得叫聲哥哥。太原府小王家砣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金聲，石老哥哥。」「老哥哥！老弟兄啦，我也八十多啦。您見笑！」「哈哈！司徒大弟，你這人我早就有個耳聞，聽說你這人脾氣很不好。前者的事情我也聽西方俠於老哥哥跟我提過。」洪爺早就聽出來了，趕緊往前趕步：「老哥哥，小弟洪助拜見！」「請起，請起！」洪大爺站起來了。韓景和說：「你們哥兒倆既然已經見著了，咱們外頭吧！」重新來到外頭，彼此見禮。司徒朗把自己的事情說了一遍。海川一聽：「哎喲！哥哥，您老人家既然在金針道長韓仙長這住著，您跟韓仙長有交情。您的姪子，我那小徒弟司馬良被蠟子蜇了，堪可喪命！大概您也聽見了。韓仙長他不去，他一定說有事得辦八年。您看，您給說個人情吧！」「別理他！他不去，今兒個我就摔死他！把他觀給燒了，我讓他什麼都不剩。」說著就問韓景和：「你去不去？」「無量佛！有三俠的面子我就得去，更何況有司徒老哥哥您的話呢。您說去我還敢不去嗎！」說著，韓道長到裡間屋子準備東西。

海川問司徒朗：「您既然在韓道長這兒住著，此地離著七星山也不遠，七星八寶轉心亭十分厲害。以前我不信這消息埋伏，自從在玲瓏島被困，險些要了我的命，我才知道消息埋伏厲害！您能不能幫幫忙，金牌就在轉心亭內。」「兄弟，別提啦。哥哥我栽了！我早就知道金牌落在七星山了。最後我在這西北角後山的山環內碰見一個放牛的小男孩，他指引我臥虎灣這條道，走一線通，我才進的七星山。七星山八寶轉心亭我進不去呀！人家這消息埋伏十分深奧，比哥哥我高得多呀！」「喲！老哥哥您精通消息埋伏不成？！」

「咱可不知道誰擺的，這個東西可兇惡得狠！哥哥我到了裡頭等於什麼都不會一樣。海川吶，千萬千萬別再冒險！咱們得設法尋找擺亭之人。不然的話，誰進去誰得死。司馬良姪子這件事呵，就是給我們敲了一下警鐘啦！」「對，對，對！」金針道長韓景和提著包袱出來了。海川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快走吧！」「走！老哥哥您給我看觀。」「我給你看觀？我得看著你！到那兒不好好治，我就提了拐子把你打死！」海川忙道：「不，老哥哥，您不能在韓道兄這兒住著。您也這麼大年紀，咱們哥兒倆到一塊兒。再說，這一次兄弟我保欽差查辦四川，我才感覺到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使小弟我不寒而慄，我防不勝防！其實丟金牌的夜晚，我帶著七個徒弟黑天白晝的上夜值更。賊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把金牌拿走，能不能刺殺大人哪？我害怕了哥哥，您得幫我的忙呀！」「兄弟，談不上幫忙！您要願意的話，我就跟你一塊兒去。」

韓景和一笑：「無量佛！您在我這裡住了幾天哪。不瞞您說，我黑天白日的提心吊膽，總要防備點，怕您偷我！」司徒朗這個氣：「好啦，你噁心我，我也噁心你！完了事，我把你這觀給點了！」大傢伙兒哈哈大笑。

一塊兒出來趕奔耿家莊，一同來到客廳。韓道長一看！哎呀！司馬良真不像樣了：臉都憋紫了，氣更顯得微了，瞧不見出氣，就跟死了一樣。海川瞧著著急。司徒老義士爺更著急：「牛鼻子雜毛哎，你怎麼盡看哪！我姪子光著屁股在這兒躺著，有什麼好看的？你快著，趕緊給治啊！」韓道長拿過孩子的手來，覺得四肢有點兒發挺，仔細地號了號脈，然後讓底下人過來，取來文房四寶。韓道長立刻開方子：「不要緊！您沉住氣。一會兒我就讓這孩子起來，歡蹦亂跳的。」「你真有這個能耐嗎？你這個老雜毛！」「你們眾位看著！」就立刻派人買藥去了。老道長吩咐一聲，用半斤花椒放在一個大鍋裡頭，對上清水，馬上去熬花椒水。然後老道長把自己的包袱打開，把藥拿出來，一樣一樣摻對好了。伙計到街上藥鋪把藥買來，韓道長馬上準備製作。大號的盆滿滿當當的一盆，所有的面子藥都對在一塊兒。然後剩下的草藥該熬的煎熬，熬得了也倒在盆裡，把大鍋煮開了的花椒水，放到一塊兒，拿個棍子這麼一攪。哎喲，滿滿當當這麼一大盆，比漿糊稍微的稀一點。叫管家王三爺把這盆藥端到牀沿上去，拿刷子蘸藥，

凡是蠍子蜚的地方就刷。

刷得了以後，他就順著汗毛眼往外流黃水，然後拿涼水一衝，接茬再刷。所有受蠍子蜚的地方一律刷三遍。那麼這一盆藥也就全完了。隨著刷，司馬良人全身浮腫就往裡消。刷完，又給他蓋上被子發汗。沒有多長時間，司馬良就出了一身汗，慢慢把眼睛睜開了。童林過來了：「良兒，你感覺怎麼樣了？」「師父，我這是在哪兒呢？」「孩子！你在耿家莊兩位耿莊主的家裡呢。」老俠石金聲跟洪爺都過來了：「良兒！」「二位師伯，我好啦！」「可不是嘛。你叫好幾千大青蠍子給蜚了。說真的，不是韓仙長妙手回春，焉有賢姪你的命在？」「我謝謝韓仙長！」「無量佛！不用謝。這沒什麼！」

大傢伙兒這才放心。

一塊吃飯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了五味。海川就把七星八寶轉心亭的事情說了：「韓道兄，這個七星八寶轉心亭，聽我哥哥這麼一說，十分厲害！看來，我們哥兒仨跟人家打賭，這一個月的時間很快過去。我們哥兒仨非栽不可！」

「童俠客，這個亭子是誰擺的？貧道我不知道，因為貧道我跟他們這行人也不太接近。但是我可以告訴介紹擺亭子這人。因為他也是出家人，我們是朋友。」「喲！眾位哥哥，韓道長說出這事來可要緊哪！您只要把介紹人提出來，我們把介紹人請出來。請介紹人轉請擺亭之人破這亭，不就成了嘛！」

大家一聽也對。石老俠一抱拳：「韓道兄，這人是誰呀？」「不過這人可不大好請！」海川搖頭：「不要緊，您說吧！」「這個人就在七星山後山兩界嶺上住。兩界嶺上頭有這麼一座大廟叫西風寺，他是皈依三寶秉教沙門的一個和尚，西風寺的住持，西風長老秋禪。這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年歲也大了。」

他的貴老師，就是離此地不算太遠的太原府正東，壽陽縣姜家屯的人。那位老俠客爺姓姜名達字本初，人稱碧目金睛佛。大傢伙兒都知道，姜老劍客爺他們僧道俗弟兄是四個，這可是大清國的四大名劍客。姜老劍客爺排行在二。」海川一聽道：「這沒問題！西風長老秋禪跟我師父是師兄弟。他是二爺的徒弟，我師爺就是三爺。二爺是和尚，三爺是老道，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觀主太極八卦庶士張鴻鈞。老仙長，西風長老秋禪就是介紹擺亭的那位高僧？」「不錯。」「好啦，咱們請去！」「哎呀，這不大好辦哪！」「為什麼不好辦？」「你不知道，海川哪，這和尚脾氣也挺古怪！」「不要緊，和尚不來，我把他扛來！」金針道長韓景和一聽：「無量佛！」哈哈一笑，「噢，你到西邊我的廟裡去找老道；現在嘛，你又到東邊和尚廟裡去扛和尚，你怎麼這麼大能耐！」海川感覺到不大好，我當著哥哥們，哪位不比我強！

我這麼年輕，盡說大話。幸虧這些老哥哥們都原諒我。不然的話，人家說我太口誑了。海川站起身來，出了大廳門口。來到東院東牆，一拔腰越牆而過。

好在今天有月亮，往四外看還挺清楚。一伏腰就出了村口，腳底下一躡勁，就奔七星山西北角臥虎灣方向下去了。

走到兩界嶺的山口，從這兒上去就是西風寺。正想往上爬，北邊樹林有人說話：「叔，您上哪兒？」「喲，師父！」海川一瞧：頭一個病太歲張方，二一個多臂童子夏九齡，三一個蠻子孔秀孔春芳，就問：「你們仨人怎麼來了？方兒啊，臨走的時候，我把重任可交給你和你師哥劉俊了。你是主要人，你怎麼出來了？」「唉！叔叔您別提了。先走了王環，後走了司馬良，您又走了。石、洪二老等了一天，著急，跟大人一說，把石、洪二老也打發出來了。可是一撥一撥只管走，沒有回音。這大人能不著急嗎？所以我們幾個商量，讓知府劉大人調來守城兵丁三百名，各持軍刃，派一名守備高升、一名千總代領王順，保護公館。我們哥兒仨就按著這個方向奔七星山來。沒想到碰到師父您？」海川就把暗中到西風寺請西風長老秋禪，好破七星八寶轉心亭的事情說了。「唔呀！師父，這個西風長老秋禪是好人嗎？」「你放心，這是我二師祖閉目金睛佛姜達姜本初姜老劍客爺的弟子，跟鐵扇寺的水晶長老亞然和尚他們是師兄弟，跟三月三亮鏢會，梅花圈上動手的那青雲長老寶鏡禪師他們都是師兄弟。總而言之，都是我的長輩。怎麼著也不好意思提出這擺亭之人吧！」「唔呀！師父您的想法是對的。不過不太好辦！他這廟坐落在七星山後山，他一定和這七星山的眾家寨主是個朋友，解鈴係鈴，出乎爾反乎爾，這不大好吧？恐怕他是不乾的。我們得設法讓他見咱們，咱們再把這道理講出來。」「對！我看孔秀師弟說得挺對的。事不宜遲，咱們走著！」

爺兒四個順著山路上來，轉眼來到西風寺的山門前。山門開著，借著月光往裡看：東西左右，兩邊的兩座鐘鼓樓。當中的廟宇有個大月台，月台後是一道短牆，一邊一個月亮門。再往後走，才奔頭層殿的穿堂殿，再往後一層一層，這個廟很大。月台上，月亮下有兩個人都在十五六歲。這是西風長老秋禪的兩個小徒弟。一個叫青龍和尚法如，一個叫白虎和尚法來，這兩個人坐在月台上擦拳練呢。孔秀老惦記著算計張方：「唔呀！師父，這兩個小和尚在這忒練功呢。不如派一個人去抖抖機靈，設法把西風長老秋禪誑出來。」

這樣嗎，您如果見了面，秋禪長老就不好意思了。如果您一報名姓，小和尚往裡通稟，人家說不在，這可就麻煩了！」海川一聽，孔秀說得對。「孔秀。」

「唔呀！師父。」「好吧！那麼你就過去吧，」「唔呀！讓徒弟我去？」「你去吧！」「好哉，好哉！」孔秀一想：嗨！我沒害上張方，這可要了我的命啦！師父派我去嘛，我是不能不去的。可是我要過去，我要誑不出西風長老秋禪來，也是很大的麻煩事。孔秀一邊走一邊想主意。轉眼之間來到月台下：「唔呀！混帳東西兩個小禿驢，不要練了！怎麼老人家到了這忒裡還不迎接呀？」法如和法來立刻縱身形出去，一看孔秀，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彌陀佛！你有什麼事啊？」「混帳東西！怎麼連老子吾都不認識了？吾是你師父西風長老秋禪的師父，我是你們的師祖！」「啊，你是我們的師祖？」「對了，我嘛，姓姜名達字本初，有個外號叫碧目金睛佛！」法如和法來一聽：「彌陀佛！師祖來了。」過去就要行禮。法來不乾：「等等！」「怎麼了師弟？這師祖來了還不行禮！」「你沒長眼睛啊！咱們的師祖，那是出家的高僧，皈依三寶秉教沙門，跟咱們一樣，是和尚。你看這人是和尚嗎？你冒充我師爺爺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孔秀一聽：「混帳，你們是混帳王八羔子！當和尚，我不願意當了，吾還了俗了。這個嘛，吾這麼大年紀，誰來管吾。混帳東西，把你師父叫出來嘛！看一看我嘛，你師父自然認識吾，馬上去！」「你瞎扯！我師祖年歲大了，得道的高僧，滿部的銀鬚，一大把鬚子呢。你一根都沒有，你怎麼能說是我師爺呢？你是冒充！」「混帳東西，王八羔子！老僧我嗎，由於鬚子吃飯礙事，我把鬚子割了去了。這有什麼關係，為的是吃飯省事！」

「師弟，這沒錯了！咱師爺刮了臉。」「你瞎說，我不信！」「你胡說！我師祖父刮臉？那麼大年紀老和尚，美鬚好看，好不容易留起來的鬚鬚又刮了去？再說我師祖是本地人，說話是山西口音。你是哪兒的人，你是江南口音。你胡說八道！」「唔喲！」孔秀一想：嗨，這兩小和尚還真鬼！「唔呀！混帳東西，把師祖我給氣壞了！老僧我身為劍客，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哪忒裡都去過，哪忒裡的話都會說。我說江南話，我也說山西話，我還想說兩句山東話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」「慢怠了師祖，師父怪罪下來，那還行啊！看來老人家說的話是對的，想說哪兒的話就說哪兒的話。」「不！不能聽你的師哥。我問問你，你是什麼東西，你冒充我的師祖。我師祖是碧目金睛佛，綠眼珠；你是賊，你是黃眼珠。這怎麼能一樣呢！」「混帳東西！」孔秀想這不對呀，這眼珠哪兒能隨便換呢？」混帳東西！我的眼睛跟貓一樣，那是隨便換的嗎？竟敢隨便藐視老僧，我要你的命哪！」「看起來，他不是咱們的師祖，他上這兒冒充找咱們的便宜。師哥，打他！」法來一說，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「惡狼扒心」「當」就是一拳。孔秀一瞧法來的拳來了，往左一趕步，一癩肚子一吸氣，伸右手揪他的腕子，「順手牽羊」，「麒麟吐珠」，把法來給打出一溜滾去。孔秀樂得蹦高：「唔呀！吾也會動武，吾也會打人，我不淨挨揍了。哎喲，這可太高明了！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法如在後頭一揪孔秀的脖子。孔秀一掉臉，「鷓子翻身」，右腳紮根抬左腳「啞」一下，「嗨！」又把這法如踹了一溜滾。「混帳東西，跟師祖動手，哪兒有你們的便宜！還不趕緊叫你的師父出來給我磕頭，還要跟我動手嗎？」囉！兩個小和尚摔了個跟頭，險些哭出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順著東月亮門出來人了：「阿彌陀佛！什麼人？晝夜之間，來到老僧的廟中前來攪鬧？真乃大膽！」小僧

縱身出去：「彌陀佛，師父您快來吧！」老和尚一拔腰上了月台。借月光，孔秀一瞧：哎呀！大個兒的老和尚，灰僧袍，圓臉闊胸，煞絨繩，灰中衣，黃僧鞋，白綾的高襪子，赤紅臉，六塊受戒的香疤拉，額下一部白鬚鬚，苦滿前胸。老和尚確實是了不起的三寶弟子——西風長老秋禪。「你們兩人在這裡幹什麼呢？」「他說他是我們的師祖父來了，讓您出來給他磕頭。我說我師爺爺有鬚子，他說他吃飯礙事刮了去了；我說我師爺爺是出家的和尚，你是俗家，他說他不願意當和尚，他願意還俗，他還俗了；我說，你說話是江南口音，我師爺爺是本地山西口音，他說，我想說哪的話就說哪的話。後來我們說，你是黃眼珠，師爺爺是綠眼珠，他沒的說了。他上月台就打我們，把我們哥兒倆都打了！」

老和尚給兩個孩子身上的土擲一擲：「啊，你們兩個站在一旁！」小和尚擦乾眼淚，站到一邊去了。

西風長老秋禪過來道：「哼！你是什麼東西，竟敢到老僧的廟中來找老僧的便宜！你姓什麼？」孔秀心說：啊呀！我可把西風長老秋禪誑出來了。

既然誑出來了嗎，師父你就應該過來，你怎麼不過來呀？

海川剛要往裡走，張方攔住了：「叔，您等等吧！」「方兒，怎麼了？你要幹什麼？這不是孔秀把西風長老秋禪誑出來了嘛，咱們就應當過去呀！」

「師叔，這孔秀用的什麼辦法誑的人家西風長老秋禪哪，找便宜，冒充人家的師祖，到現在把人家兩個小和尚都打成這樣了。這個時候，秋禪長老出來，正有怒氣的時候，您要一過去，絕對不成！」海川一想：「對，那你說呢？」

「您別忙啊！孔秀過去跟西風長老叫橫，西風長老秋禪便要揍他。等西風長老秋禪把他打成了爛酸梨，到那個時候，西風長老秋禪已經把氣消了，您再過去就合適了。」海川一想：你這是成心讓他挨揍。不過孔秀這東西呀，也真可惡！他冒充我的師祖姜本初，他把人家兩個小和尚都打了。我看方兒這文章不錯，讓老和尚狠狠地揍他幾下。人家秋禪長老那麼大的劍客，也不至於把他弄死，還得問問他怎麼回事呢！到那個時候我再過去，這多好啊！海川問夏九齡。夏九齡跟張方是一頭的，夏九齡的媳婦是張方給說的，張方的媒人哪！他倆能不是一頭的嗎？有跟媒人做對的嗎？」師父，我看我師弟的辦法還真不錯！應當好好管教管教孔秀，這也太不像話了。再前者，您也不是不知道，他盡捅漏子！在北京這麼多日子，漏子雖然捅得小一些，但是他嘴太討人嫌，哪有冒充姜老太爺的？褻瀆之甚，應該讓西風長老秋禪前輩好好地揍他幾下！」「叔，您聽怎麼樣？」海川一想：好吧，那咱就不言語了。